又过年了

姜琍敏

其实我是不愿意做过年之类应景文章的。泛泛地欢呼一下,说几句辞旧迎新的吉利话,早已没了那个雅兴。何况,时间是心理的。人过中年,平时一天天安静地过日子,倒还觉得踏实,有那么些兴味和意趣;而过年与其说是个最快乐的时候,不如说是个最让人意识到年龄和为人之责任的关口。那份令人无奈的岁月流逝、"辞旧迎新"感,猛可里便明晰而强烈起来,由不得先有几分惶惑与不安袭上心头。

"高堂明镜悲白发"的滋味已实实在在成了自己的感受,"又过年了?怎么这么快呀?"再想起又要大包小包、携妻将子气喘吁吁地挤入滚滚人潮,争车赶船地去圆那越来越怕圆却又越来越觉必须圆的团圆梦,心境竟有几分凄凉,哪还像什么"普天同庆、欢天喜地"之人哪?

我虽不算个悲观主义者,但总觉得过年这个中国人头等看重的节日,实际感受年年大同小异,乏善可陈。甚至,比平时还多了些烦累和沉重。父母那越来越老迈的容貌;上顿东家下顿西家地奔来赶去,实质内容却总不外吃喝二字;恭喜发财、大吉大利之类陈词滥调说得心里发毛,却又不得不一遍遍地反复念叨;不是雨雪就是风刀霜箭的天气;想静静坐一会却发现哪家都是人来人往,几乎没有自己立足之地——离乡多年来,我从没在自己定居之处清静平和地度一个新年,年年紧赶慢赶地往父母身边去"团圆",以致总有种"寄人篱下"而漂泊不宁的感觉。有时我也感叹,团圆固为人类最可理解的美好情感,但我们完全可在一年的任何时候团圆,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最拥挤最嘈杂的时候,来凑这个热闹来苦自己呢?这一天,多少中国人在奔来赶去呵——如今甚至一周前,高速公路已堵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不行,别的日子别说大家觉得不到那个位,连自己也觉得这几天不往回赶一下就很说不过去。传统、习俗、文化原是人为的产物,却反过来制约了人,其厉害程度,春节可说是一面最清晰的镜子。

说到这个,想起如今愈演愈烈的风俗,即新年到庙堂去争烧头香以至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似乎非如此自己那一炷香便会白烧。可即使真有佛祖,慈悲为怀的他老人家岂会只关照烧香讨好者?又岂会偏爱初一烧香者或头一名,而轻视未一名?真有分别,争抢头名的分明更自私些,恐怕反不会被关照。但不管怎么说,观念对人的影响之巨大,由此又可见到一斑。喜好如此折腾一通的人,春节大约会多一点新鲜,添几分心理安慰,令我羡慕。也许我本不该如此理性地生活或期望什么,也该去信点或迷上些什么,或许我的春节也能多几分意趣。而实质上,春节原和其它360个日子一样平常,我们对它注入了太多文化内涵和期望反使它沉重起来。不如以平常心待之,反可能在一如平常的推杯换盏声中,听出几分弦外之音。想那清贫年代,凭票才买得几个鸡蛋几两花生的春节,反使我倍觉喜欢。正是我们对它不抱奢望的结果吧。虽然这实际上又是别一种特殊,终不如今天这般富足,这般(从物质角度看)过年如平日,平日即过年的生活来得理想。

郑晓华 书

韦斯琴 书

蛇有蛇路

赵晓苏 文/画

山峦是一条曲线,河流是一条曲线,历史是一条曲线,人生也是一条曲线……而你,是动物中的曲线。

属相之约,诸年相接,终于走到蛇年,画还是不画?

万物皆有灵性,有限的12属相中,蛇占一席,往往让人想不通,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可爱的动物。

新年的阳光照耀着每一个人,也照耀着每一种不同的动物,而蛇,依然是那般从容散淡、屈伸自如、衣食无忧,蛇啊,依你至胜的灵性,给世人带来好运吧!

蛇回应我,它从世界的角角落落,从我的笔下,蜿蜒而来……

起塘鱼 贺新年

徐志荣

儿时,年关将近,村里鱼塘常开塘起鱼庆祝新年到来,那热闹的场景中充满了浓浓的年味,让我记忆犹新。

鱼与"余"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年年有余",是家乡人大年三十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起鱼前几天,鱼塘主便会在村里大喇叭里广播,提醒村民们去看热闹,再买些鱼过新年。

起鱼头天晚上,师傅们便开始给池塘抽水。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广播会再次播告起鱼通知。我家住在鱼塘边上,因"近水楼台"之便,我总能及时看到起鱼盛况。只见池塘岸边、斜坡上里三层、外三层挤挤挨挨,围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脸上堆满了笑容。小孩子们见缝插针地穿梭在大人腿边,有的被家人高高地架在脖子上,想方设法地看"直播"。

此时,塘水已处于较低水位,岸边摆放有十几个大桶。捞鱼师傅们穿着特制的连体橡胶衣操作,从三个方向着手,一起协作,拉起塘中渔网,开启"收网"工作。师傅们一齐将鱼往石板桥方向聚拢。网中鱼儿翻腾雀跃,时而水花四溅,时而甩师傅们一身泥,仿佛它们正在和师傅们嬉戏。一条条鲜活的大鱼腾空跃起,激起人群阵阵欢呼,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瞧,那条大鲤鱼少说有五斤!""可不是嘛,你看那个花鲢,多'活脱'("鲜活"之意)!""哇,那是草鱼吧,可以回去做烤鱼吃。""是啊,是啊,好像还有河蚌呢,可以烧汤!"人群中,有孩子喊道:"爸爸,我要再走近些看看!"还有一直嚷嚷着"奶奶,我中午要吃鱼"的顽皮孩童,逗得老奶奶笑得合不拢嘴,露出仅有的几颗牙齿,一个劲地应承"好,好,乖孙儿,都依你!"众人都沉浸在这喜庆中,很是和睦。

师傅们拿来桶,将一条条鱼连抓带抱地放入桶中,也顾不得脸上、头发上的泥浆了,干得热火朝天。随着一个个桶往返于石板桥与水中,岸上的鱼桶排排分布、满满当当,青鱼、草鱼、鲤鱼、黑鱼、花鲢应有尽有。上前观看的人们,即使一个疏忽被鱼儿撅起尾巴扫了一身泥也不气恼,鱼塘主家人的脸上更是笑容可掬。待到塘中水快被抽干时,师傅们便拿起渔网开始"查漏补缺",塘泥里蜿蜒着的一条条"泥鳅""黄鳝",还有些小鱼、小虾、小蚌,总能被火眼金睛的师傅们找到。此时,淘气的孩子们也会拿出自己平日玩耍的小网兜来凑个热闹,帮帮忙。很有意趣呢!

到了晌午时分,便开启了卖鱼模式。平时节俭的村民们都纷纷"豪奢"起来,将大鱼成双成对地买回家,再搭些小虾、小蚌图个"全全美美"。泥鳅、黑鱼因刺少,很受家中有孩子的人欢迎,大姑娘、小媳妇们喜欢买草鱼回去烧汤或烤着吃。若是碰到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一下选了好几条鲤鱼,年长的大叔便心领神会地打趣:"送给老丈人的吧,新女婿!"小伙则露出羞涩的笑容,应道:"鲤鱼跃龙门嘛,好兆头,新气象!"众人也都跟着乐起来。擅长厨艺的大婶们还会买小鱼回去做鱼干。不一会儿,十几筐鱼便卖了大半,大家心满意足地满载而归。

起塘鱼贺新年的幸福感时常荡漾在我对春节的记忆中。乡亲们那热情洋溢的笑脸似乎在说,我们的生活定会"年年有余"。

回家过年

赵庆生

以前在外地打工13年,每个地方的居住条件都不错,然而从心里面,从来没有将居住地当成"家"。"家"是一种图腾,是我的衣胞地,是我寄托灵魂的地方。虽然每到过年之际,总有许多的无奈,总是要赶回来过年的。因为我的根在"淮安",那里的人最好,那里的水最甜,那里的泥土最芳香,那里有我的朋友,那里有我亲爱的兄弟姐妹,只有回来了,心里才踏实。

我打工的地方是温州一个非常有名的镇叫塘下,那里堪比北方的一些城市,聚集着全国各地的打工仔。每年距离放假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人操持着购买返程的车票了,然而这正是我最忙的时候,除了正常工作,还要筹备公司的迎春晚会,剧本的编写,节目的编排,都无可推卸地落到我的头上,等到节目落幕之际,别人都回家了,而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累并强烈的思乡!

2005年年底,公司迎春晚会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温州当地的朋友请吃饭。我与乡平、老王三个人坐三轮卡车回宿舍,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三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老王最重,肠穿孔并断了八根肋骨,第二天做手术,我带着浑身的伤痛,帮助老王跑前跑后,直到他的爱人从淮安赶到温州。本来老王准备请我陪他住院的,但电话打给他夫人以后,夫人非常着急,坚持要带着重感冒与女儿一起赶到温州,同我一起过年。亲情的感动,故乡的思念以及亲人的召唤,让我告别了老王,带着浑身的伤痛,怀揣浓浓的乡情,坚持回家过年。

经常坐火车回家的,基本上都是打工返乡的年轻人。有时没有座位,长时间站在行李旁边,难以言状的腰酸背痛,折磨着疲倦的身躯。在高铁尚未开通前,当时我们基本上走的都是老金温铁路,温州到金华一段,逶迤的瓯江不时地显现在我们面前,高山连绵不断,江水宛延不绝,列车弯弯曲曲,出了山洞又过桥,过了桥梁又进洞。从温州到镇江,大约需要19个小时,然后坐汽车回淮。这真是: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近,走一程,近一程,过了长江故乡亲。

也有坐汽车回来的,那是从瑞安开往沭阳的路过车。记得2010年,别人都走了,而老板还欠我7万元钱,说是年底前给我,我就一直在等,直到腊月二十八才到淮安。那天夜间,我在匝道口下来,一下汽车就打了个寒噤,又冷又饿,周围一片漆黑,带着两个沉重的包裹,艰难地挪到高速出口,浑身没有一丝力气,以后打的回家。夜幕中,看到那盏明亮的灯,妻在门口听到我的脚步声,迎了上来,顿时觉得一阵温暖,女儿捧上热腾腾的夜饭,欢声笑语驱散了冬夜的严寒和归途的寂寞,回家的感觉真好!

2011年除夕中午在姜堰,要回了老板欠我的钱,买到最后一班的车票,到了淮安汽车站,公交早就停运,舍不得50元钱的打的费,步行回家,当时教堂有一条斜路到闸口,心里想着能抄近一点早点回家。当时"一品国际"基本上还是个工地,但自己不知道,远处是耀眼的烟花,脚下是崎岖的工地,回头上大道又不甘心,只沿着一盏细微的灯光,摸索前进,不曾想摔了一跤,差点滑进路边的石灰塘。回到家里,看着春节联欢晚会,吃着喷香的年夜饭,与亲爱的人相依相偎,此时,一身的疲劳,满腹的委屈烟消云散。

思乡,是游子永恒的念想。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亲情,是永远割舍不断的纽带,她维系着游子躁动的心灵;故乡,是放卸不下的井栏,背负着游子永恒的思念。年根岁底,羁旅他乡,唯有家人,唯有亲情故里,唯有这永恒不变的除夕,才能使远方的人儿历尽艰辛,不远千里地赶回来吃上一顿举家团圆的年夜饭。

耳边响起费翔的歌声:"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路是那么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芳香,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歌声略显沙哑,充满磁性,带着无比的感伤与无奈,如泣如诉,泪奔!

外婆做的布鞋

余 峰

转眼间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将悄然而至。春节也是思念亲人的节日,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我想起了外婆,想起了外婆当年为迎接新年深夜在灯下为我们兄弟俩赶做布鞋的情景,它宛如一幅鲜活的画卷,在我的记忆深处徐徐展开,难以忘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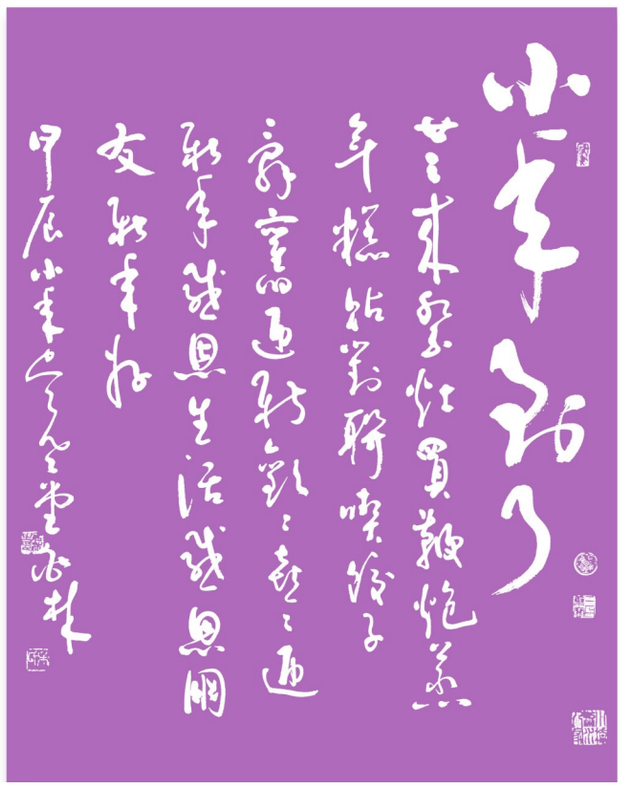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尚处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人们的生活还很艰苦,那时过年是我们兄弟最期盼的节日,它除了可以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佳肴,还可以穿上外婆一针一线给我们做的布鞋,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外婆做布鞋的手艺很好,穿在脚上,走起路来,既美观漂亮又舒适耐穿,周围邻居看到都很羡慕。做好一双布鞋很不容易,尤其是做鞋底,工序复杂,先要选好旧布,然后在旧布上刷上浆糊,一层布一层浆糊,刷完一层又一层,刷好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再根据穿鞋人脚的大小,剪成相应大小的鞋底,外婆用她那双灵巧的双手,一针一线在鞋底上穿梭,俗称"纳鞋底"。外婆纳鞋底有专门的工具,锥子、顶针、缝衣服的大针等,直到在鞋底上看到均匀细密地布满密密麻麻的棉线小圆点点,一双布鞋底就算纳好了,纳好的鞋底配上鞋面,鞋子才算做好。那时鞋面一般都是用黑棉布或黑灯芯绒布料做的。儿时我经常看到外婆坐在家中,戴着老花眼镜,聚精会神的为全家人制作布鞋,不知她老人家熬了多少夜,吃了多少辛苦,外婆她把对全家人的关爱融进在了一针一线之中,融进在了日常平凡的生活之中。人世间最真挚、最温暖的感情莫过于此。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城乡市场商品供应丰富,各种质地、品牌和款式的鞋子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现代化流水线生产早已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工艺,手工布鞋的时代也早已远去,消失在了岁月的长河里,成为历史,只能在回忆或者影视剧中看到。

外婆做的布鞋,承载着我们兄弟俩儿时的记忆,见证着我们的成长,陪伴我们度过了美好快乐的童年少年时光,每当想起外婆为我们做的布鞋,心中充满了对外婆的无限思念和感激。

记得曾经有人说,幸福常常隐藏在平常平凡的生活中。确实如此,幸福其实有时也很简单,它或许是一餐美食,或许是一次团聚,或许是长辈亲手制作的新衣新鞋。它能给人带来温暖,带来喜悦,带来感动,且永存心间。

今年是外婆离开我们四十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外婆。



小年到了 吴兆林 书

我与袁鹰文学奖

王保爱

去年12月29日我接到淮安区文联秘书长电话:"王老师祝贺你,你的长篇小说《状元神兵》荣获第三届袁鹰文学奖,30日上午10点请准时参加颁奖典礼。"

放下电话我蒙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回首我从2023年11月4日在美篇首发历史小说《状元神兵》,从此开启了沉浸式创作模式。

1980年我考上前进中学念初三,过大运河从板闸花一角五乘上两淮公交。当公交车晃悠悠地行进在运河大堤上时,视线之中里运河里波光粼粼,偶尔有长长的拖队在汽笛中劈波斩浪,此情此景让我不由想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诗句。

公交沿着绿树成荫弯弯曲曲的大堤向前疾驰,不多一会儿看到了运河向右拐弯了,我知道河下到了,闻思寺近在咫尺,大头菜的味道诱惑着我的味蕾。

更让我好奇的是大堤左边宽阔的青石板下,那悠长的湖嘴大道诉说着历史的传奇,总想下车去淮师,踏着青石板一探究竟。

秋去冬来,四年在这条线路上加深记忆。弯弯的勺湖让我迷恋,高耸的宝塔让我遐想,古老的鼓楼让我沉醉。

淮安,这座千年古城滋养着年少的我;淮安,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你的血,少年的记忆深入骨髓,永不磨灭。

1981年我考入江苏省淮安师范,三载春秋充盈着我。难忘全体师生穿过大鱼市口来到南门大街,到人民剧场欣赏演唱会。

也就在这三年里,我对淮安城了解更多,淮师东边的城墙有我们读书的身影,东长街有我们锻炼的回声,淮师附小有我们实习的稚嫩……

我1984年师范毕业后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思恋着淮安,牙齿间回味着辣汤的美味舒畅,舌尖上咀嚼着茶馓的清脆喷香,双唇里荡漾着阳春面的九转回肠……

直到2015年12月31日我在淮水安澜发出处女作《辣椒王》,网友们的热捧让我热泪盈眶,因此创作热情高涨。

随后出版了言情小说《挣扎》,如今成为番茄小说签约作者,目前《司徒的抉择》在连载,近13万字。

淮安区委、区政府倾心打造河下古镇,一时间河下成了网红打卡圣地,我总觉得自己应该为古镇做点贡献,淮安市第一状元沈坤引起我极大的关注。

沈坤,字伯载,号十洲,昆山玉山人,徙居山阳(今江苏淮安),明代官员。嘉靖十年(1531年),中举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殿试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及第,任翰林院修撰。

沈坤为人耿直不事权贵,致使不被重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升南京右春坊右谕德,署翰林院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改南京国子监祭酒,八月回淮安,其时淮安常遭倭寇骚扰。沈坤变卖家产,招募乡兵千余人亲自操练,人称"状元兵"……最后,状元沈坤竟被奸人所害,冤死昭狱。

为此我决定写一长篇小说讴歌状元沈坤奋勇抗倭的事迹,为了创作,我首先打票游览了沈坤状元府,拍照片、看简介、想构思。

从孔夫子旧书平台上淘了刘怀玉教授的《沈坤状元抗倭寇》,一狠心花了180元拍下。

同时我还拍下蔡铁鹰《大道至简吴承恩》,因为沈坤和吴承恩是同年代人,还从资料上知晓他们是儿女亲家……

我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下班后每晚坐在电脑前坚持创作,以赵庆生先生的文章作为梗概,每天一篇在美篇上更新,创作结束时美篇阅读量超100万。

我能荣幸获得袁鹰文学奖特别奖,首先是坤公在天之灵的庇佑,其次感谢评委会慧眼识珠。

"淮安籍教师王保爱先生多年辛勤耕耘,孕育出25万字长篇小说《状元神兵》。作品根植于底蕴丰厚的淮安大地,浓郁的烟火气让人身临其境,地道的淮扬菜让人流连忘返。作者将对淮安区土地的热爱转化为文化的力量,把风土人情,民族文化,人文精神融为一体,为宣传打造河下古镇文化名片贡献出一己之力……有请颁奖嘉宾为王保爱先生颁发获奖证书。"

当我接过获奖证书时,我深深地给淮安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恭恭敬敬鞠一躬。

树高千尺也离不开根,淮安,我会继续拿起笔,为你璀璨的明天鼓与呼。